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五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四

書三

復楊知縣通老揖

翰錄錄如昨無足道者課入粗辦免追逮之擾皆庇之及鄰庫兼職亦以俸入之薄藉以相助又適正官物故新官未行擾擾特甚然亦幸可支吾來諭所謂盡心者誠當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夫子以是為為政之法思之誠有味也陳膚仲尚留婺女云春間方歸彼亦幸而外除耳若果留中今亦不免矣時論變遷吾人只當靜以

覲之改節者固不足道不改節者亦以躁得罪皆非所宜也揚志仁同令姪在彼可以相伴頃聞其歸興甚濃不若且留之為佳吾人仕宦只得了公事私家瑣細不可無朋友相貼也

翰汨沒如昨無足道者庫中夏月絕無事乃以鄰庫不容辭雖已有正官年少不更事頗費料理所幸人情無它可以相處但所惜者如此日力顧用之於猥瑣為可恨耳政成事簡百里蒙惠亦非小事均氣同體在天地間不忍之心人所共有得以行吾志豈不樂哉志仁能留彼相

處尤非易得若其決去則實未有人可相從也
先師日遠大義日微每竊嘆悼朋友過此者多
往往不能久留相與痛相規切爲之奈何幹去
冬已一考度滿罷之日契丈尚未美解當決意
求爲旬月之歛近謙之亦來此尚往來都下渠
亦甚有走求見之意得永嘉徐居父書亦欲此
來即往拜見亦未知果何如也令兄因書煩致
意敬義記當述師說以答尊命此便甚亟不能
敬承也

幹行李以午後次郡城首謁江戶相約來早見

太守又須逗留一日而後可離也深念聚合之
難終日作惡稍自遣者以契丈得志仁兄朝夕
相聚又令孫頗謹厚警敏又邑事井井有條人
被實惠上下相孚無它掣肘此足以尉朋友遠
別之情耳幹僕僕遠役甚非得已今日之事肉
食者不以爲憂而吾輩乃爲之戚戚亦足見其
踈也

幹猥賤苟遣無足道者雜居庸保以販鬻爲業
責任甚輕真爲貧所宜處歲且小稔米價甚平
俸入雖薄可以無飢如是之矣但無朋友之益

無講習之功良以爲懼旬日間忽天台永嘉一
二友人來訪且志仁景孫繼至因得紬繹舊聞
茅塞旋除然亦可暫而已竊聞德政所加人吏
相孚財賦既可辨則撫字乃優爲者學道愛人
之效豈真所謂僞也哉志仁立志堅苦窮理不
苟友朋中所難得景孫篤實可與共學但恨不
能以留亦恐契丈望其歸不敢以留之也膚仲
此來志氣甚鈍初勉其注一小近倅或再注幹
官不以爲然今遠次豈易待耶舜和遂爲古人
極可傷念少壯者不可保如此益使人凜然恐
無復有卒業之日矣近事想聞之又似一變吾
人但當堅守此志死生無二命義可畏甚於鼎
鑊不可回互反爲異己者所笑也如何

復江西漕楊通老楫

幹連日獲侍教誨益見都運國博德盛仁熟無
非切實之論經歷州縣採之輿論皆以爲凡所
施行最爲得體謙抑下問且俾述愚見以備參
考辱愛予之厚不敢自默竊以爲都運國博今
日爲監司與前日爲州縣不同今日之精力亦
與向日不同頃嘗見相識云雷聲發杳冥之中

如嬰兒然及其擊搏則裂大石拔大木有不可
禦者監司之風采亦然故施行之間不可不審
志氣雖不衰而血氣有盛衰耳目聰明一有不
及施行之間稍有差誤則關係甚大而人亦得
以窺我矣十年以來朋友之於國博特以為有
德之君子自績溪金陵龍舒之後人皆以為有
用之才則今日施行尤宜謹審以全令名使善
類賴以增氣而吾鄉有光矣邵康節云有一人
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
萬人之人所謂萬人者以其能盡萬人之長以

為一己之長也今幙中有二李是天相國博以
為腹心股肱耳目之助也願國博虚心誠意以
待之凡所施為必咨度而後行則彼有所聞不
傾心而相告者無是理也國博又以所見與斟
酌則何事不濟耶幹嘗竊謂監司以按察為任
且先留意於州縣之官吏頃見章漕在建寧嘗
招在書院案無他書但有官負名銜冊舉以相
問俾據其所知之善否優劣以對則自用筆誌
之不惟於幹為然每遇相識必孜孜訪問州縣
之間去一賊貪之吏則一州一縣受其賜一州

一縣得一廉勤公敏之人則一州一縣皆可委以裁決如此則我可以端坐持綱而一道肅然矣不惟可以集事而又可以怡神養壽世道窮蹙人物凋零有如國博者尤當厚自愛重不宜以細故自弊也一路人物幹不及盡知吉州萬安有李知縣名東字子賢邵武人頃嘗來考亭從學亦精敏可喜江州德化有王知縣名貴之字忠甫婺州人頃與之同在吳德夫幕中亦醇實不苟皆可委以事而觀其能陳子華在湖口尤可託如此之類更宜博訪若每郡得一人則一

郡之事皆可委之或鄰郡之事亦可委送人之冤抑必獲伸政不必自責效於一身心力耳目之間也大抵江西健訟成風斫一墳木則以發塚訐男女爭競則以強姦訐指道旁病死之人為被殺指夜半穿窬之人為強盜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念切嫉惡之意深鮮有不為之動者故凡有訐州縣理斷不當之訟莫若且索案或具因依申不可便予決也若便追人若便送獄曲直未明而被害已多矣今日之病兵不素練糧不素儲卒有緩急何以支吾

幹日夜有不恤緯之憂也兵非漕司所掌糧食一事恐宜加意今歲江西雖小歉較之常年亦為樂歲朝廷既不和糴大家亦有餘粟更須筭計漕司財賦除起解之外不若以贏餘委州縣廉明官吏擇稅錢最多人戶平價和糴或萬石二萬石隨吾錢之多寡收糴於南昌江濱置倉盛貯每歲增益若歲有凶歉則平價出糴旁郡凶歉亦可移以賑之若加之師旅則亦可資以給餉歲或屢豐則以代輸上流州縣之綱運而取其合運之綱米以填入此以新易陳之策也

州縣有學最關風教今皆為文具江西素號人物淵藪比年蕭索尤甚雖時文亦無傑然者而況有學術乎二陸唱為不讀書而可以得道之說士風愈陋不過相與大言以自欺耳學校雖存教授固當教提學者又豈可不提之耶須是立為規程學生必宿學教授每日必入學諸生讀書必有課程教授點檢其勤怠而賞罰之旬申提學提學亦間遣有學術德望之人巡視之又以見教授之勤怠能否而殿最之異日必有人才可為世用此其為益大矣今之為運使者

未有知此者也不惟今日數十年亦未有知此者也自我舉之則將有聞風而視效者矣此非細故也與其徒創東湖之美名而不思教養之實者大相遼絕矣所謂規程者更須熟思之幹今亦欲行之於新淦俟有規模亦可相參考也東湖亦當撥入州學如嶽麓之例也今日最急莫如官會最不可不奉行且得先備文榜以戒告之一條戒官吏之蔑視而不奉行者一條戒百姓之不肯行使者一條戒頑民之誣告把持者二者並行可也至於實政專委李司直巡行

體訪李司直耐辛苦不憚奔走而又忠信可託也其法無出於鹽錢若申朝廷乞降下鹽引自販自賣如福建之法與商賈並行人食賤鹽而官得見錢善之善者也然世俗多憚煩又難與慮始無心膽必有破其說者其次則莫若先取諸郡之鹽價於隆興前後兩江差鹽官遇鹽船至則籍其數仍問其所發賣之地分州縣官為置場椿積以純會子還之然後均之鹽鋪拘其見錢所謂鹽客者本以會子買鹽今以會子還之何所不可彼之欲得見錢者不過私下低

買官會此最亂法之民也見錢多則官會有可
允之處會價自高矣計無出於此者但其間防
閑斟酌便宜與二幕上下共議論也此數事既
舉則使臺亦可以安然無事矣最切要是且宜
清心省事有張元德甘吉文處於內有李國錄
李司直處於外而國博提其綱領可也天下之
寶當與天下共惜之此翰所以不敢自外而輒
進狂言也

復劉師文寶學甲

翰八月下旬自金陵邸吏遞至台翰并奏藁各

一通捧讀驚愕莫知所自未及修謝忽被漢陽
之命已而督促就道水陸奔馳凡兩月方達漢
陽遂成稽緩不勝恐悚翰聞之鄙人也稟資庸
陋亡以瘡人先君以儒素起家至紹興御史以
清節為世所推重不肖諸孤恪守先訓罔敢失
墜既冠聞晦菴先生以聖賢之學誨後進摳衣
從之始獲粗知治心修身之本末家素窮空孳
累猥衆迨至中年偶得一官奔走州縣亦不過
為斗升之計而推其所聞於父師者而見之行
事耳然以狷狹之資不能同流合汙以自媚於

世故其得罪於人者常多然亦有察其愚直以爲粗有足取薦之於朝者凡數人然非鄉曲之舊知則州縣之屬吏獨端明汪公嘗三見薦於未嘗識面之日顧閩浙之相去壤地相接是必有爲之遊談者惟閣下在西蜀數千里之外自代之章乃首及於閩嶠州縣之一小吏以閣下之氣節德業視當世之士固未肯多遜而海內英俊亦豈無足以當論薦者而顧求之於世所擯棄之人此其所以驚愕而莫知所自也非幹之才何以異於人閣下之識見亦非流俗之所

能窺測也人之所以自立者亦以天之所以付予於我者不可以不盡其分初未嘗以世之不用人之知不知而有所加損也顧以衰賤無用之人而乃獨蒙大君子之知遇如此則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亦不敢不痛自勉勵也幹之鄉慕閣下聲名非一日之積而未得遂侍坐函丈之願丙寅之夏從官於江陵幕府是時邊事方興議論之間落落難合閣下去江陵方數月幕府之故吏猶在間有相問勞者必曰使子遇前帥劉公必將志同氣合而無間也幹猶莫能悟

其所以言者已而徧考前日之所施行但見吏畏而民安事修而用足與其所親見者大異然後歎其命之窮而所遭之不偶也孰謂十年之後復蒙知遇之厚乃如此耶然雖蒙閣下之知遇如此而幹之年已六十有三矣去函丈又二千餘里幹以職守所拘無由致其身於大君子之側以慰其生平願見之心則亦有咨嗟太息而已望閣下而不得見幹之衰老又如此則所恃以見其區區之情素者一紙之書耳又何敢以無謂之寒暄不情之稱頌而仰瀆執事者之

聽耶故敢併述其愚以求教誨於左右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於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數十年來風俗日異謀身之意多於謀國為私之心急於為公上之人既不能明示好惡以力變之或反推波助瀾使人安之以為當然所謂廉耻節義至是掃地矣國將何恃而能自立耶此無他義理不明而人心不正也閣下其何道以革之耶中夜以思心焉如割尚冀台慈痛為當路者言之幹衰病日侵所望者閣下召還當得拜

迎舟次也有晦菴所爲先君子墓誌一篇敬錄呈黨蒙爲跋數語以光泉壤幸甚翰近有亂道兩篇併納呈言雖不文然亦足以激流俗而明道統也併望有以教之

石門擬與兩浙陳運判

翰竊謂天下之吏自一命之微皆以所聞自達於其上惟犒賞諸庫爲不然蓋是庫之設創以貴將揚公而主之者不過卒伍之長及其歸朝廷也亦視之無足爲輕重而武弁之貪黷游之躁進者居焉是二人者人之所共惡而

亦自輕其身不以惡爲耻也十數年吏多闕士之公勤廉敏有志事功者亦往往就之以斗升之祿然以其例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故亦甘心畏懦蓄縮以苟歲月其獲免於

已足矣而況欲求有以自達乎翰也獨之一吏耳是亦應畏懦蓄縮以苟

也因使者之來乃欲有以

獨其方冠知學蓋嘗有

也旣無因以自見猶

區區之淺識力耕

而老及之矣乃以一介之賤吏獲隸於賢使者
按臨之下此而不言是終已不得舒憤薄於斯
世也雖然大言之則非其職之所宜淺言之則
委瑣不足以瀆使者之聽如榦之職所謂釀數
百斛酒辦數千緡錢雖世之庸賈亦能之以使
者之賢明必不至使下吏不得以盡其職榦之
職瑣瑣而不足以瀆使者之聽也小者不足言
而大者復不敢言姑以賤職之所及而有關於
國家之大體者爲閤下言之榦聞之生民之命
社稷之安危實繫焉京畿之民尤所恃以屏翰

王室而不可不加恤焉者也今也轍環四方而
未有饑窮困苦如浙西之民者焉姑以二事驗
之石門酒課舊額五六萬緡常有餘今也歲解
一萬常不足界自若也拍戶自若也而解錢不
足者民戶減於昔產業減於昔則因沽酒之少
而可以知戶口之少也石門酒庫以灰和糟歲
以糞田雖狗彘不食晨開務門老稚壘壘賣糟
和糠而食者肩相摩也無錢而求糟以食者常
相半焉則因食糟之多而可以知貧民之多也
聖天子在上二三大臣所以寬恤民力者無所

不至而京畿之小民戶口日減而貧民日衆是
豈不深可憫者乎立國之命在於百姓百姓之
重莫急於京畿今乃虛耗貧困一至於此是豈
不深可憫者乎翰少從先生長者遊語及江右
人物未嘗不以先大丞相爲稱首恭惟某官憂
國愛民之意謀王斷國之論得諸家傳而藹然
著於縉紳之間 主上軫念京畿之小民而付
之以將輸之寄此固百姓之所懸命焉者也皇
皇者華之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釋之者曰
周徧也言使者之詢訪無所不徧也翰以一介
么麼之賤吏其去民爲最近得周旋里閭覽觀
風俗而有聞焉故敢不避僭越之誅輒陳愚瞽
以助詢訪之萬一伏惟少垂察焉若夫賑恤之
策經理之方非少知治體不足以知此惟閣下
詳擇焉

復蘆子陳監酒

翰講聞盛名甚久每以未得參識爲恨忽沐台
翰之辱縷縷滿幅如對面款非吾臭味何以至
此感尉無量翰冒昧此來以二百餘指無以自
活之故鄉兄才名如許何故亦屑居此職犒賞

諸庫乃揚存中所私置不以
居之後雖以歸朝廷亦視之
西二班通差非老耄無所歸
貴游有所覬則貪吝有所慕
此榦自以爲失計而不知足下
吾人要湏無處不可居無事不
不然則腐儒而已承諭曲折乃
不知榦旦夕即獲譴去矣然區區
爲足下言者一則不可說我是亦
尊大不屑細務二則便將庫務作

不知有提領但知酒要好要賣得
錢到庫一毫不至於吾心自不足
而然也如此則庫務無不可爲而
類推矣若必以爲仕官當有樂趣職
處則亦日見敗壞而已榦之自處只
廉易安以勤易飽而已承足下相問
輒及之幸毋見誚也

與嘉興鍾知府書

榦昨已拜違不欲造謁留此數日以
至而耳目所接有不能自已於中者

冒昧之嫌欲不言胷中怵惕不能自
次不能自決者蓋有日矣尋復自念
此爲世之庸暗飾非者設也竊惟某
正莅事公勤方國論紛紛之日而獨
帶之士人固服執事之平方羣賢交
獨能無所附麗人莫不稱執事之正
已服人矣政事之長不易縷數五卦
盱而退可謂勤矣二三黠吏罪惡貫
惡而治之可謂斷矣其賢如此而
毫之未察是豈可以不爲之一言

言之夫勤則事無不理而有不理
無不畏而有不畏之吏者執事
寓居旅舍有孫世謹者以訟事
暇與之語也但見其天明則拂
蹙額而歸父母妻子終夜戚戚
而問之則曰某投牒四十餘日
吏不爲之呈日飭食於主人日
則事之曲直未可知也而已費
之誅求不預焉榦固無暇問
怪其胡爲濡滯之至此也以

見抑如此而況於貧賤之小民乎以幹之所覩者如此況其所不見者乎則幹深惜明公之勤斷而事反不理吏反不懼也是以冒昧言之幹之來自都城也於交遊間皆云執事行即召還矣豈此胥者平日自有所憚而今乃有五目京兆之意耶

與或人

讎耻之未雪竟土之未復中原之地化爲腥羶江南之民疲於歲幣此臣子之至痛也八十年間聖君賢相間有奮然欲一洗祖宗之大耻率

以牽制而不敢發其官誠不顧羣議斷然必爲雖不克就然而萬世之下皆有以亮其心也蓋吾之心非不美而人事不能盡如吾意爾自舉兵以來所向敗衄而不如吾意者閣下亦知其所以然乎將士驕惰兵力單弱無必勝之謀有必潰之志雖三尺童子知其如此也愚獨以爲不然是固兵將之罪而士大夫之爲國謀者將不知之乎抑知而不以告乎不知則爲不智不告則爲不忠平居暇日養成驕惰單弱之弊旣不能隨時整葺以無廢其舊一旦有事又不肯

力言其弊更張振刷而以因偷取爵
秩爲身謀則善矣是豈所以患於國家者哉雖
然天下事謹之於始始之不謹救之於後始之
不謹事旣敗矣終而不救則其爲害又有甚於
始者此幹所以深爲憂也幹自荆襄來江北之
地莽爲夷狄盜賊之區江南之官吏百姓皇皇
凜凜若不可以終日入江西之竟則不復知其
爲憂矣然行路人猶有問征戰之事者入浙東
之竟則不復知有兵革之事矣至中都則安然
如太平之時而採之士大夫之論則又有甚可

駭者此幹前日荆襄之憂反不若今日憂慮之
深也蓋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外邪客氣干吾之
一節而心腹耳目手足無不同其憂者憂則慮
慮則病可愈矣今淮荆襄如彼而內地乃如此
是豈不深可憂乎今士大夫之論閣下欲知之
乎寒賤小官固知觸犯衆怒言出諸口禍及其
身然以閣下特賜垂問幹而不言是亦無以異
於今之士大夫也今士大夫之論往往腹非心
議曰吾非不知也非不欲言也閣下不信人耳
閣下之志豈不忠於君忠於國乎豈不欲名譽

後世乎豈不欲上無愧於祖父而下以垂
於子孫乎使吾之言苟當於理閤下何患而
不從今乃相視而不肯言使閤下徒以一身朝
夕營營於上堯舜大聖尚資人謀閤下雖聰明
然一人獨見豈若衆慮之精乎幹自荆襄往來
薛吳二宣撫間見其所請之事無一不從閤下
豈拒人言者乎士大夫持祿保位自不肯言爾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五

書四

復輔漢卿主管書

昨所諭性無善惡心有善惡。翰以爲性亦可謂之有惡者。蓋因明道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而發。蓋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爲健順五常。貫徹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

書四

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性外之物也。易

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於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於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氣

稟不同耳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張子曰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知性之本善又知善惡皆性然後復明且備也更望垂教

上江西運使書

居於其職而不知其事之曲直者不知也知其事之曲直而不爲之處其當者不仁也受人特

達之知而無以報之者不忠也報之不以其道而陷人於有過者不義也幹闥之鄙人也少不自勵老而無用不自量度乃以一命之微而膺百里之寄百里之內利害休戚皆不容於不關其心也雖事之不至於其前猶當日夜求訪而思有以處之况明知其不可乃坐視而莫之救耶舉天下之士孰無求進之望哉或以佞或以賄或以請託或以親故其求之者非一方也固有求而不得未有不求而自得也幹非不求也自知其衰老而不敢求也部使者之薦舉乃首

及於不求之人此古人有言曰以國士遇我以國士報之言各求其稱也一則恩造二則恩造朝夕偃僂於其前伺人之顏色順人之風旨惟恐有失焉者是妾婦之道將順其美正救其失其夫扶持植立不使人有纖毫之玷以成其光明盛大之德者此國士之報也王氏饒珉之訟翰之所不能曉者也婉婉之弱子哀號於其前求以奉其母而不得此仁人君子之所宜動心也然所謂天倫者謂其親踈高下絜然有條而不可易也以弟而繼兄爲子而追母則天倫亂矣非所以令衆庶見也非所以明道而立教也夫以一偏之詞執其十數家之族人而指以爲教唆者其虛實未可知也以部使者之嚴追而送之他郡棄其家族奔走道塗吏卒之誅求囹圄之禁繫十數家者必蕩然而失其常產矣是豈不深可憫耶夫仁人君子之遇事如權衡然蓋亦平其心而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然毫釐之際有所未察則亦容有不得其平者部使者之威令若雷霆然世有登乎千仞之山聞雷霆之發於太空也隱然如嬰兒之聲及其一震則裂大

石折大木舉措之間不可不審也如此此翰之
所以日夜思念而不容自默也夫承使者之命
而追十數家之人於縣令非有所擾也然為縣
令則不容不為百姓慮受人之知則不容不為
知己者慮也苟為不然則不仁不知不忠不義
是小人也大君子之門豈容有此無狀之小人
哉此翰之所以不避斧鉞之誅而敢有所言也
伏惟台慈察其情而加貸宥焉

復李仲詩淮西帥

大東

翰比以蹤跡不能自明遂具事之始末仰溷台

書四

四

聽方懼瀆尊以速罪戾乃蒙顓价寵賜台汗反
覆開曉聞所未聞而又謙抑慰藉如待敵已不
勝悚懼不勝感激承諭彼書是猶欲以結集事
嫁其罪於翰也比見有蘇知錄者以憂歸過此
相訪云郭一日呼兩獄推司而問之曰獄案中
如何都不說及通判獄吏荅云此事與通判不
相干如何敢寫郭大怒令申報判云各勘杖一
百知錄往見之遂相引入卧内於紫袋中出文
書一卷内一條云一體究得上件結集事繫是
黃通判使令知錄云不知是何人體究憑何人

台語既無此事如何敢胡寫通判便肯休郭遂
教令知錄供一狀來云徐師黜係妄傳州郡台
孝明之徒想亦是詐傳通判台旨遂判一照
字而一今台諭云云則其說尤可信不知朝
廷將帥司之供責耶抑將信彼之偏辭耶可
謂愚也第恐龍圖於廟堂私劄中未免委
曲其詞以致疑惑而不判然別白言之所以中
都相識交以書來相告也若是黃通判與謀州
郡何不將一行人解帥司乃累自抗拒而不發
耶只此一節便自可見其他不辨而自明也台

諭每以為其人姦險可畏幹但見其庸陋愚俗
而不見其可畏也幹愚不肖數受教於當世之
君子矣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直道而行成敗
利鈍一切付之度外又何彼之足畏哉以堂堂
大帥一然畏一列郡之繆守此幹之所不曉
也觀言教以為抑於形勢方今朝列皆賢
者或偶為人所誤為之移書求薦則有之若其
人不足薦不足用明白而告之彼亦豈不見聽
且圖之薦人為朝廷耶為形勢耶高郵應守
其人自賢又石丈之懿親而丞相之所拔擢一

語不合東帥劾而去之誰議其非者龍圖之威望豈減於東帥今乃如此隱忍回互得無損威望耶果如此則繼今以往高見遠識之士皆不敢曳裾於龍圖之門而形勢之人日至矣今觀彼書有欲引嫌回避之語大府遂有乞遷移通判之奏是爲其脅嚇而不自覺也果欲回避則自回避何必見告耶且繼之曰已作劄子達大坡矣是何言語乃敢陳於連帥之前彼其意蓋欲以大坡相恐嚇耳便是同列亦不敢出此語而大帥之威風乃能受此脅嚇何耶且彼何等

物類大坡又何嘗眷眷於彼特以虛聲相恐便爲之動又有大於此者則當如何奏狀中有委有才學之語不知何者爲才何者爲學將委實見其有才學耶抑此二字爲形勢而發耶甚非天下之士所望於大君子之門也經濟之才世不多見如龍圖之襟度忠壯固當以韓范自期而世之所謂屬望者亦不輕而受制於小人乃如此此有識所以爲之不滿也富貴之來自有一定分一門之中登法從者相踵世固不徒以貴顯望龍圖而以道德功業望之也大江之西賢

士大夫如林持清議者口若劍戟故區區之愚
忠更望龍圖持心正大處已方嚴是非可否一
切付之公論而禍福利害舉不能動吾之心則
此等小人奉頭鼠竄之不暇又何敢肆無禮於
其上而以形勢相脅持耶如此則道德日以益
功業日以彰聲名洋溢西山東湖當爲之改觀
矣幹愚不肖辱龍圖之愛念者甚至區區之意
亦但欲脩身明道報知己者而不敢以功利爲
心今龍圖每得書必勉之曰旦夕必得郡或曰
必分符幹不知郡爲何物符爲何物乃如此利

害而屢勤龍圖之開曉耶顏子曾子不試郡不
分符將不得爲賢人乎天下之士皆必試郡分
符而後爲可貴耶如此則龍圖亦未爲深相知
者夫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士亦思所以自
立耳而何無位之足患哉大韶大濩森羅乎曾
中用之則陳之朝廷薦之郊廟不用則屢擊搏
拊於大山長谷之中穹材茂木清韻遺響足以
自樂回視人世方且擊甕盎奏淫哇雜優溺何
足聽哉何足戀哉幹所遣丐祠人尚未歸幸而
得之便當買舟絕江長歌痛飲於吳松之上然

後歸老武夷山中不復交於人世矣仰恃寬弘
借陳悃悞言詞激切尚幸矜照

復交代王寺丞

從

翰比承台翰之賜又辱真染見之別幅詞意鄭
重不勝感刻諛詞賤跡不復重稟惟是交承之
契誠非偶然況又得踵賢者之遺規其爲感幸
非言所可旣也漢陽小壘介於大國之間士大
夫不自愛重往往過自畏怯又以一葦可航雖
守土之官亦輒違法出竟奔走諸臺諂事上官
不過求知已事苞苴徒舖啜耳想其趨走臺府

書四

八

未免偃偻屈折於吏胥之前以至自損威重以
故臺府兵卒視漢陽如縣吏之視都保耳其肆
爲無禮計非一朝一夕之故奉天子命爲守於
此豈宜低首下氣奉承此輩耶自交代丈赫然
奮怒執而囚之公議翕然咸以爲當大別秋興
自此遂增九鼎之重矣翰也庸懦不武亦得自
襲此餘威稍可自振何幸如之何幸如之或者
以爲州郡不應收禁監司之兵卒天下之惡一
也監司兵卒敢於擾州郡而州郡治之是爲監
司懲惡也何不可之有以太守而敢於治監司

兵卒則太守之賢可知又足以明監司之賢然
後州郡乃敢如此也此蔡丈一時施行之失當
亦自悔之矣吾輩從宦誠非得已不過爲貧爲
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況事之直在我又何慊之
有幹視事已數日茫然未知顛末特每事必照
交代丈例施行所謂步亦步趨亦趨也有可見
教者更望不外

復李軍使書蜀人

幹講聞高誼之日以矣參辰相望願見無由忽
承惠書陳義慷慨詞氣奮厲如驚湍怒濤洶湧

奔放不可涯涘不問可知其爲蜀之名士也忠
義之心人誰無之顧志昏於氣義怵於利則畏
懦蓄縮而不能以充此心耳觀執事之所以自
叙豈流俗之所敢望哉顧是非毀譽屬乎人窮
通得喪屬乎天吾惟盡吾此心而已其他皆不
必論也聞蜀相望幾萬里安楊之事固不能盡
知而亦嘗竊聞其略矣柴與之世之所謂善類
而顧若是焉何哉宜春善地士友亦多可與語
惟執事安之而已幹少不自力老而無成資性
狷狹與世多齟齬其窮悴特甚俾守偏壘年事

至此豈能尚隨俗俯仰方上香火之請畏足窮
山柱門掃軌以終餘年安得千尋之綆挈執事
於深淵乎惟執事安之公道開明晉用有日矣
與劉晦伯侍郎書

幹拙謬無他長生平但知從師友讀書於世事
全不通曉一行試吏亦但知守父兄廉勤之訓
此侍郎所熟知又安知邊防爲何事旣爲此來
亦不敢不私自籌度以愛君憂國爲此心之主
而一身之利害不敢計至於存撫百姓相親相
愛使如父兄子弟腹心手足入可使守出可使

戰人心旣歸則兵之弱者當思所以使之強財
之之者當思所以使之富城池雖難猝修而要
害之地亦當思所以爲老弱保聚之謀南北之
限雖有淮河之阻吾旣能探彼之事彼又豈不
知吾之虛實哉吾之至忠至誠至仁至信有以
服南北之心而又知吾之不可犯則雖羊陸之
事恐不出此今北方擾擾內有骨肉之相殘外
有強敵之相迫山東河北羣盜蜂起道路不通
此豈非諸葛孔明所謂存亡危急之秋耶今託
身於人而目之所見皆與心之所謀者不相類

天下人物有才智自足以有爲者有才智不足而資人有以爲者自足有爲者當依之資人以有爲者當輔之既不足有爲而又訑訑然拒人於千里之外此所以私竊憤懣而亦不敢見之詞色也目今相處亦無他事之小小者亦不敢數言其關係稍大者亦不容不言禮貌往來亦與他郡守貳無異但勢分太尊而情好隔得失太重而猜防深望其松茂柏悅魚川泳而鳥雲飛則決無此也不獨於榦爲然而僚屬莫不然也姑以貌相承而已初亦甚覺可駭今則久而安

之矣聞不和之說已闕廟堂之聽欲和甚不難但相與爲欺君誤國持祿自謀之計則無往而不和是非可否之相濟乃所以爲和也初亦思爲避之之計蓋恐其陰相中傷今既頑然聽其自爾也辱侍郎愛念之深且有甚不可處之慮此亦無不可處者姑自盡而已餘則付之分也故敢詳及之榦冬至一疾幾殆稍安即過歷陽鞞獄往反一月胡總卿以檄見招更兩三日後徧走汭淮數百里巡視守把即過金陵亦得一見制帥入幕之請恐非寒賤所敢望也區區愚

見竊意邊陲無寧靜之理儻得如侍郎之公忠
無我以撫臨軍民廣謀博聽延攬英豪庶幾有
屹然不可拔之勢但從容獻納折衝樽俎自有
妙筭又不在於東馳西騫也附此申稟

與胡總卿書

幹比因人行嘗草帥具隸人之敬度必關瀆台
聽惟是請違倏忽十閱月拳拳尊慕實切此心
自顧寒微朝廷過聽用逾其分氣血日衰去家
十五年忽動丘壑之念遂上香火之請不蒙開
允俛首於此事簡民醇可以養病一旱可畏種

不入土人無蓋藏朝夕凜然無以爲計計使以
監司而守武昌必欲括諸郡之粟以歸一郡制
使以防邊而實遠儲不肯泄遠郡之粟以歸內
地漢陽介於安復武昌之間制使禁安復之米
使不得至漢陽漕使又欲泄安復漢陽之米以
濟武昌以故漢陽獨受其害所幸得早之初盡
指帑中之積廣羅客米得二萬石而舊積亦有
二萬石斗大之郡而有四萬石之積遂可以安
枕而無虞然兩司之交閩猶未已也計使挾朝
廷之命以持制閩制閩又以閩外之權以令漕

司至遣大軍數十人守漢陽之竟計使又遷怒以治安復之官吏是何氣象乃若是耶監司之體當如是耶陰陽不和則為旱人事如此何以召天地之和朝廷擇人以安遠而一室之內自相攻擊何以安人心而固吾圉耶世之所謂人物乃如此其豈不大可寒心耶以是益令人動歸去來之興也要之制使之理為直蓋實塞下之粟事體為重而救一郡之歉亦易為力也亦嘗以是解計臺之意遂亦併蒙見詆自是只得靜以聽之不敢被髮纓冠而往救也翰只俟賑

濟結局當再伸前請得遂從欲則當買舟東下拱聽教誨也

與綦總郎書

奎

翰伏自向者某官出宰建陽得託受塵之玷因獲晉拜去歲金陵復得預屬吏之末茲承肅將正命榮總餉臺又獲密邇臺治朝夕親承教條視他郡有榮耀焉顧以踈賤僅能具姓名通記府雖一水之阻又不敢越竟親承約束拳拳此心如水東注然區區賤職有不敢不稟瀆者是

以忘其犯分之誅輒冒昧陳之翰衰晚庸繆無

足比數誤蒙朝廷知遇之厚試邑一年而得倅
爲倅一年而得郡此近例所無有不肖何足以
當之竭來此邦民淳事簡日領詞訟不過四五
紙晨起治事一二刻即退終日可以高卧財賦
之入不過市井酒稅亦不難辦真無毫髮可以
圖報朝廷知遇之意身雖佚而心實不遑安也
然有一國之地則當有一國之政毫髮有闕則
無非太守之罪是豈得以爲事簡而自佚哉漢
陽雖小郡實與武昌爲唇齒丙寅丁卯翰適在
武昌武昌之人日夜望漢陽之烽火以爲安否

孫氏都武昌而使魯肅守漢陽則其爲要害可
知今乃蕩然無城池之可恃此豈郡守之所敢
自安城南俯瞰大江堤岸低薄夏月水漲居民
晝夜爲之不寧一或潰決則一郡生靈皆爲魚
矣城池堤岸二事乃郡政之最大者日夜籌度
計畫要非郡計所能獨辦俟有成說即具利害
方略申朝廷諸司而目前有不容已之事惟使
所可以主張者本軍軍籍多缺禁軍二百人僅
有百二十人多游手亡命之徒向來廩給不充
聽其朝來暮去自榦到任爲之增廩給然後粗

有固志且招填已及百五十人見招足舊額但無營屋可居往往散處民間有營屋三四十間又在郡山之後荒蕪無人之地深為非便蓋漢陽郡城自紹興之初殘破之後並無居民岳侯屯兵武昌遂占郡城荒地為水軍寨所占之地居郡城三分之一屯水軍七八百人又皆高燥之地郡中民居皆在卑濕又皆偏仄無所容居軍學乃在湖水之中同官解舍往往不能備猶未利害而禁軍無營寨乃闕典之大者今水軍所居之地既為寨屋又為房廊既為解舍又為

花園向屯七八百人今但三百人則空地甚多同為屯軍水軍之地有餘而禁軍乃無營寨一軍之兵無地可居而寄屯之軍其地反多空閑以彼有餘補此不足公此心而觀之亦無不可者欲乞某官曲加憐念呼權司而喻之此意或差一屬官過江相度如果從所請本軍每歲甘出賃負金償之亦惟命是聽么麼小郡非上司力賜主張則雖有趨事赴功之念亦無所展布

復豐宅之淮西帥

有俊

幹備負假守才具淺拙誠無能為獨拳拳宗社

之念日夜憂惻無所控訴 藝祖數百年之基業江左數百萬之生靈 二帝之游竟無歸八陵之餘憤未洗當醜虜衰殘朝不謀食之際正中原遺黎奚爲後我之思以如是之重任付之當世諸賢浮光之警言今又兩月矣未見有一字施行起人意者想其聞斫到番頭幾顆之報上下舉首相慶又爲宴安江沱苟安歲月之計真使人憤懣欲逃遁山林而不可得也忽聞先發制人之誨不覺喜欲起舞今日之事甚不易見釁端旣開事不容已向者吾嘗屈已厚幣以

事之彼又據有河南北之地志滿意足故可和今吾旣絕其幣又失河北幽燕之故壤其勢只得取償於我此豈可更萌屈已求和之如此則只有守有戰而已守非易事惟戰守然自諸賢偷安日久軍政不修百事廢何以戰顧今日事勢則誠有所謂事半要在處置得宜耳一則收中其黨與弱其勢力二則用兩奮其勇力固其藩籬所謂其聲勢而已中原百姓有

豪傑使自相圍得一郡則使之爲守得一邑則使之爲令淮北郡縣可不日而下矣彼其離去巢穴事力旣弱所恃者河南之郡縣今旣瓦解則彼將捄死之不暇何暇謀我哉榦項在安豐見壽州有欲自獻其城者聞結連陳汝數郡皆歸附之意此不待吾之寸兵尺鐵而事之可者已十七八矣兩淮荆襄之忠義與虜相詰日強盛之日尚敢數十爲羣越虜竟一二百掠財物盜牽其馬以歸况今虜勢如此莫戰之意近日浮光之警王辛一出不待

不從者數百人其視大軍一可當百近取桐柏毗陽二縣皆忠義自爲之其心矣豈可不早爲之謀哉壽蔡兩城浮光一二豪士喻之此意便可辦然我退則彼來我來則彼退以亦不知誠可笑也安危之機在出所倚重只得力言之力言爲之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大不可不爲之區處不然又有事矣要當重民兵將帥之權

使之各守要口勿令相雜則
取可用今之招武定誠是也
中合處之自爲隊伍散處兩
相應接虜人最畏之今若收
物反爲無用更望審思之彼皆
恐亦廢其農業也附此申稟狂

